



新世纪万有文库

清人笔记条辨(二)

张舜徽
著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新世纪万有文库

清人笔记条辨

(二)

张舜徽 著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【目录】

本书说明

自序

卷一

日知录三十二卷日知录之馀四卷菰中随笔三

卷 顾炎武 / 1

潜邱劄记六卷 阎若璩 / 6

霜红龕笔记三卷补遗一卷 傅山 / 10

蒿庵闲话二卷 张尔岐 / 14

钝吟杂录十卷 冯班 / 16

广阳杂记五卷 刘献廷 / 20

湛园札记四卷 姜宸英 / 25

居易录三十四卷池北偶谈二十六卷香祖笔记

十二卷古夫于亭杂录六卷分甘馀话四卷

王士禛 / 27

淶水亭杂识四卷 纳兰性德 / 35

经义杂记三十卷 臧琳 / 37

卷二

螺江日记八卷续编四卷 张文蕙 / 43

畏垒笔记四卷 徐昂发 / 47

柳南随笔六卷续笔四卷 王应奎 / 50

漱华随笔四卷 严有禧 / 53

韩门缀学五卷续编一卷 汪师韩 / 55

樵香小记二卷 何琇 / 61

随园随笔二十八卷 袁枚 / 65

钟山札记四卷龙城札记三卷 卢文昭 / 69

松崖笔记三卷九曜斋笔记三卷 惠栋 / 73

三冬识馀二卷 刘希向 / 76

卷三

十驾斋养新录二十卷馀录三卷竹汀日记钞三卷 钱大昕 / 80

蛾术编八十二卷 王鸣盛 / 89

簠曝杂记六卷 赵翼 / 95

惜抱轩笔记八卷 姚鼐 / 96

卮斋瓌录十卷剿说四卷 李调元 / 100

读书脞录七卷续编四卷 孙志祖 / 105

柚堂笔谈四卷续笔谈三卷 盛百二 / 107

信摭乙卯割记丙辰割记知非日札阅书随割不分卷 章学诚 / 112

岭云轩琐记四卷琐记续选四卷 李威 / 118

札朴十卷 桂馥 / 123

卷四

寄傲轩读书随笔十卷续笔六卷三笔六卷寒夜

丛谈三卷 沈赤然 / 130

四寸学六卷 张云璈 / 138

晓读书斋初录二卷二录二卷三录二卷四录二
卷北江诗话六卷 洪亮吉 / 140

炳烛编四卷 李麋芸 / 146

警记七卷庭立记闻四卷 梁玉绳 / 149

秋槎杂记内外篇 刘履恂 / 152

订讹杂录十卷 胡鸣玉 / 155

茶馀客话二十二卷 阮葵生 / 158

履园丛话二十四卷 钱泳 / 161

拜经日记十二卷 臧庸 / 163

卷五

汝麋玉屑十五卷 王谟 / 170

蠡勺编四十卷 凌杨藻 / 172

遯翁随笔二卷 祁骏佳 / 178

退馀丛话二卷 鲍倚云 / 183

聚星札记一卷 尚鏊 / 186

晒书堂笔记二卷笔录六卷 郝懿行 / 188

易馀籥录二十卷 焦循 / 193

读书小记二卷 焦廷琥 / 201

蕙榜杂记不分卷 严元照 / 202

郑堂读书记七十一卷郑堂札记五卷 周中

孚 / 205

卷六

- 双砚斋笔记六卷 邓廷桢 / 212
竹叶亭杂记八卷 姚元之 / 215
过庭录十六卷 宋翔凤 / 218
朴学斋笔记八卷 盛大士 / 221
合肥学舍札记十二卷 陆继辂 / 225
读书丛录二十四卷 洪颐煊 / 227
退庵随笔二十卷归田琐记八卷浪迹丛谈十一
卷续谈八卷 梁章钜 / 229
寸阴丛录四卷识小录八卷 姚莹 / 232
铜熨斗斋随笔八卷交翠轩笔记四卷瑟榭丛谈
二卷 沈涛 / 237
重论文斋笔录十二卷 王端履 / 241

卷七

- 读书偶记八卷 赵绍祖 / 244
痴学八卷 黄本骥 / 246
音匏随笔一卷 曹林坚 / 249
冷庐杂识八卷 陆以湑 / 251
愈愚录六卷 刘宝楠 / 256
砚鞋绪录十六卷 林昌彝 / 259
悔翁笔记六卷 汪士铎 / 261
萝蓼亭札记八卷 乔松年 / 263
思益堂日札十卷 周寿昌 / 267
南溟楛语八卷 蒋超伯 / 269

卷八

- 吾庐笔谈八卷 李佐贤 / 275
桥西杂记不分卷 叶名澧 / 276
蛾术编二卷菘友肱说一卷 王筠 / 280
怀小编二十卷 沈濂 / 287
烟屿楼读书志十六卷烟屿楼笔记八卷 徐时
栋 / 291
曝书杂记三卷 钱泰吉 / 294
两般秋雨盒随笔八卷 梁绍壬 / 298
爻山笔话十四卷 苏时学 / 303
湖楼笔谈七卷春在堂随笔八卷九九销夏录十
四卷 俞樾 / 309
十二砚斋随录四卷 江崧 / 314

卷九

- 东塾读书记十六卷 陈澧 / 317
睡馀偶笔二卷 雷浚 / 325
霞外攬屑十卷 平步青 / 328
湘绮楼日记三十二册 王闿运 / 333
越縵堂日记六十四册 李慈铭 / 338
桐城吴先生日记十六卷 吴汝纶 / 345
复堂日记八卷补录二卷续录一卷 谭献 / 349
润于日记十四册 张佩纶 / 353
无邪堂答问五卷 朱一新 / 356

云自在龕随笔四卷 缪荃孙 / 358

卷十

围炉琐忆一卷 藤阴客赞一卷 稗贩杂录四卷 课

馀偶录四卷 课馀续录五卷 谢章铤 / 362

师伏堂笔记三卷 皮锡瑞 / 365

蒿龕随笔四卷 蒿叟随笔五卷 冯煦 / 369

纯常子枝语四十卷 文廷式 / 373

媿生丛录二卷 李详 / 381

石菊影庐笔识二卷 谭嗣同 / 389

日南随笔八卷 沈家本 / 391

慎宜轩笔记十卷 姚永概 / 394

荷香馆琐言二卷 丁国钧 / 396

苕楚斋五笔五十卷 刘声木 / 400

附录

读《清人笔记条辨》札记 李学勤 / 403

读书小记二卷 邢斋丛书本

江都焦廷琥撰。廷琥字虎玉，自幼即从其父循读书，父子自相师授，有讨论之乐。循于经学造诣甚深，著述多而精。廷琥之学，亦于穷经为长。有《尚书仲孔篇》、《冕服考》、《春秋三传经文辨异》、《蜜梅花馆文录》诸书。

是编卷上有云：“今人于文中每用今兹、来兹字样。考《吕氏春秋》云：‘今兹美禾，来兹美麦。’注：‘兹，年也。’”按《说文》艸部：“兹，艸木多益也。”盖谓冬尽春回之时，艸木之叶由已落而复新生，日增茂密耳。远古游牧之世，逐水舂而居，但视舂之荣枯以为改岁之候，故即以兹为年也。《北周书》卷四十九《党昌羌传》云：“候草荣枯，以纪岁时。”洪皓《松漠纪闻》卷上云：“女真旧时绝小，正朔之不及。其人均不知纪年，人问之，则曰：‘吾及见青草几度矣。’盖以草一青，为一年也。”此皆远古遗俗留存于后世者。迨人类进入农耕之世，始由以草纪年变为以禾纪年。《说文》禾部：“季，谷熟也。”是已。经传中以载为年岁之名，《尔雅·释天》：“载，岁也。”载即兹之声假。

卷下有云：“今人呼箸为快儿，明时已有此语。明陆容《菽园杂记》云：‘民间俗讳，吴中为甚。如舟行讳翻、讳住，以住为快儿。’又云：‘士大夫亦有犯俗称快儿者。’”按今俗呼箸为筷子，当以夬为本字。《说文》又部：“夬，分决也。从又，中象决形。”徐锴曰：“ヨ，物也；一，所以决之。”此字读古卖切，即筷字也。古无筷字，止作夬。焦氏以呼箸为快貌，与讳住为快貌混为一谈，非是。

卷下又云：“六艺，谓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。亦有以六经言之者，《景十三王传》：‘其学举六艺。’师古曰：‘此六艺谓六经。’”按汉人皆称六经为六艺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，便三四见。既云“以备王道，成六艺”；又云“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”；又云：“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，折中于夫子。”《伯夷列传》云：“夫学者载籍极博，犹考信于六艺。”《太史公自序》云：“六艺经传以千万数。”皆谓六经为六艺也。刘向、刘歆校书秘阁，序群书为《七略》，其论次经传者为《六艺略》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因之，尤明征已。故《汉书》中称六经为六艺者亦多，又不止《景十三王传》而已。但就《史》、《汉》言之已如此，其见之两汉群书者，尤不可胜举也。

卷下又云：“布衣相称，多曰阁下。名号之混，宋时已然。宋彭乘《墨客挥犀》云：‘古者三公开阁，郡守比之古侯伯亦有阁。所以世之书题有阁下之称。今则一例阁下，可谓上下无别矣。’”按世俗称谓上下无别者多矣。如“大人”二字，古人以称父母，后世则用以称友朋。尝见清代士大夫友朋通问及所书屏对，悉称“某某仁兄大人”，习以为常，不足怪也。又如“公”字，古称三公，后世友朋彼此相称，皆呼为公。风行既久，约定俗成。岂能一一遵循古制，按原意使用乎？

蕙棊杂记不分卷 光绪乙酉新阳赵氏刻本

归安严元照撰。元照字九能，县学附生，以有高才为阮元所赏拔，招致诂经精舍。当时著宿若卢文弨、钱大昕、段玉裁皆引为忘年交，与之往复论学不倦。著有《尔雅匡名》、《娱亲雅言》、《悔庵学文》诸书。

是编有云：“本朝经学之盛，迥出唐、宋。《周易》，则惠氏栋之《述》；《尚书》，则王氏鸣盛之《后案》、江氏声之《集注》；《左传》，则梁氏履绳之《左通》；《周礼》，则惠氏士奇之《礼说》；《仪礼》，则张氏尔岐之《郑注句读》、盛氏世佐之《集编》；《大戴礼》，则孔氏广森之《补注》；《尔雅》，则邵氏晋涵之《正义》；斯皆前古所未有者。”按此特就乾、嘉时已成之书言之，而亦多省略。此类书清儒述造甚富，迄乎末造，所谓《十三经》者，殆皆有新疏矣。扬摧而言，《周易》，则有李道平之《周易集解纂疏》；《尚书》，则有王先谦之《尚书孔传参证》；《诗》，则有陈奂之《诗毛氏传疏》、王先谦之《诗三家义集疏》；《周礼》，则有孙诒让之《周礼正义》；《仪礼》，则有胡培翬之《仪礼正义》；《礼记》，则有孙希旦之《礼记集解》；《左传》，则有刘文淇之《左传旧注疏证》；《公羊》，则有陈立之《公羊义疏》；《穀梁》，则有廖平之《穀梁古义疏》；《论语》，则有刘宝楠之《论语正义》；《孟子》，则有焦循之《孟子正义》；《孝经》，则有皮锡瑞之《孝经郑注疏》；《尔雅》，则有郝懿行之《尔雅义疏》；如合刻之，直可名之曰《十三经新疏》也。

又云：“谐声之字，六书中最多。有字本会意而声亦近者，则云从某某亦声。唯韭部糴字，《说文》云：‘从次，从宀，皆声。’言次、宀之声，皆与糴相近也。《说文》九千余字，其谐二声者，唯见此。”按《说文》米部：“窃，盗自中出曰窃。从穴从米，离、甘皆声。甘，古文疾；离，古文楔。”则字之谐二声者，不止于糴字矣。

又云：“朱子之学，由博反约，非空谈性理者也。而学朱子之学者，往往流于空疏。予最重王深宁、黄东发两公所著书，是真能诵法朱子者，学者不可不留意也。”按朱子于学问之道，事事讲求，学者诚能细心读《朱子大全集》及《朱子语类》，便可知其读书

之博，功力之深，实是朴学一途。徒以为理学所掩，世以程、朱并称，而目为空谈心性之人，不知其为朴学大师也。余观其《文集》、《语类》中文字，谈实物实理涉及科学者甚多，又岂注述群书已哉！至于王深宁、黄东发，实承朱子之学而张大之。所为《困学纪闻》、《黄氏日钞》诸书，又清代朴学之先驱也。后之从事实事求是之学者，数典忘祖，反唇相讥，徒自形其浅陋而已。

又云：“读书贵博，议论贵雅。阎百诗、毛西河不可不谓博；而其著书，阎则失之繁杂，毛则失之放恣，难乎其言雅矣。亭林、竹垞，可称雅人。”按此第就清初言耳。自乾、嘉以降，则士之治学，门庭已褊，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，故读书者不患繁杂而患狭隘，不患放恣而患拘谨，虽曰风气使然，亦才识有以限之。真能读书博而议论雅者，不过寥寥数人耳。

又云：“《尔雅·释兽》：‘熊虎丑，其子狗。’郭景纯云：‘《律》曰：捕虎一，购钱三千，其狗半之。’邢疏谓是晋律。惠定宇徵君云：‘马文渊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，是也。’注所引是汉律，非晋律也。晋律：‘捕得大虎，赏绢三匹；虎之子半。’见《太平御览》八百九十二引。”按物固有大小形状相似而被以同名者，《尔雅·释畜》：“未成豪、狗。”是犬之子为狗也；而熊虎之子亦名狗。是犹《说文》豕部云：“彘，小豚也。”而《尔雅·释兽》云“貔，白狐，其子彘”耳。犬与熊虎之子并名为狗，盖取其声相似；豕与貔子并名为彘，盖以其形近也。

又云：“徐楚金《说文系传》自宋时已鲜善本。近杭州汪氏新刻本全不校讎，致多舛错。然楚金于小学亦非有真知者，所立说多穿凿无当。抱经先生与翁覃溪侍郎书，曾极论之。”按此言非也。许氏《说文解字》传至今日，吾人犹得见五百四十部之书，二徐绍述之功为不可没。而楚金之学，优于其兄；又其书先成，故宋人如宋祁、陈振孙皆极推重之。惟其书在南宋时，尤袤、王应麟已称其断烂难读，则其中讹缺为不少矣。楚金所释，

微伤繁冗。故卢抱经《与翁覃溪书》，讥其牵强证引，改窜经典旧文以从己；又斥其引书多不契勘，甚且人人所诵习者，而亦舛互相仍，又言其分疏音义多可疑，所引经史亦多失其原意。其掎击楚金可谓至矣。严氏既于此条言及抱经《与覃溪书》，又尝进而摘举七目以攻楚金之失：一曰，妄改经典；二曰，小学不明；三曰，援引不典；四曰，考核失实；五曰，笺释多谬；六曰，传讹弗审，七曰，征引太支；于《奉梁山舟先生书》中亟论之。吹毛索瘢，无乃已甚。然其书实有不可废者，非特据小徐《系传》可正大徐本之失已也。吾尤服其每说一字，多因声以求义，往往曲得古人造字命物之意。段玉裁为《说文注》，多阴本其说而敷衍之，甚或一字不易，掠为己有。余新注《说文》，遇此等处，皆一一标明楚金之说，所以尊创始之功耳。学者苟能平心静气细读《系传》，自可知其胜义纷纶，所以启人途径、益人智虑者，为不浅也。

又云：“高诱注《淮南·汜论训》云：‘汉高祖刘季也。’淮南王所言高皇帝，自是汉高祖，虽不注何害。且诱，汉人也。而曰刘季，奇矣。”按此不足奇也。古人讳名不讳字，即如孔子名丘，字仲尼，当时弟子及其孙子思，皆直称仲尼而不避，他可知矣。汉高祖名邦字季，汉人惟讳“邦”不讳“季”。况高诱生于东汉，时世县远，临文而书刘季，有何不可乎？《御览》三百二十七引此注无“刘季”二字，盖为人删去矣。

郑堂读书记七十一卷 一九二四年吴兴刘氏嘉业堂刻本
郑堂札记五卷 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本

乌程周中孚撰。中孚字信之，号郑堂。嘉庆元年拔贡生，尝与修

《经籍纂诂》。著有《逸周书注补正》、《金石识小录》诸书。

《读书记》依四部类叙群书，各为解题并间评定其优劣，颇似《四库提要》，论者病其经部首《孝经》，次《五经总义》，为不合簿录之体，而不知此正有谓也。考《经典释文叙录》有云：“五经六籍，圣人设教训诱机要，宁有短长。然时有浇淳，随病投药，不相沿袭，岂无后先？所以次第互有不同。如《礼记·经解》之说，以《诗》为首；《七略》、《艺文志》所记，用《易》居前；阮孝绪《七录》，亦同此次。而王俭《七志》，《孝经》为初。原其后前，义各有旨。”据此，可知唐以前人叙次六经，其例非一。扬摧而言，不外三故：其以《诗》为首者，以施教先后为主也；用《易》居前者，以著述早晚为序也；《孝经》为初者，以大道本末为秩也。《中庸》：“立天下之大本。”郑注云：“大本，《孝经》也。”康成以《孝经》当大本，可谓得其宏纲，与《六艺论》所云“《孝经》为六艺总会”，语意正同。周氏是编，于《孝经》之后，继之以《五经总义》，尤为能见其大。至于叙次失伦之处则有矣，若《弟子职》之入《三礼总义类》，《晏子春秋》之入《史部·传记类》，顾氏《音学五书》、梅氏《天算丛书》之入《子部·杂家类》，皆其阙失之显见者。

郑堂经学甚浅，史部亦非所长，而考论有可取者，于《周官》能正宋以后辨伪之妄；于《毛诗》则谓郑笺改字处皆所以申毛，又能拈出宋袁燮《经筵讲义》、明朱善《诗解颐》说经之美；于《孟子》则谓朱注多阴本赵注而稍润饰之。此皆卓有所见，而确乎不拔者也。其于清儒著述，普加研绎，复能知其所短，谓毛氏《四书改错》有朱注本不错而西河误以为错者，学者当分别观之，不可为其所惑。谓王氏《经义述闻》于并世惠、戴诸家曲加驳正，固无不可；而于《诗》、《礼》旧注亦冯文字假借之义，辨其非是，足启后学蔑古注而逞新说之渐；斯皆切中诸家病痛，足为

毛、王诤友。其论史也，谓颜师古《汉书注》乃马、郑注经体例，颜本经学通儒，五经义疏俱经裁定，故注史亦用汉人家法。力驳邵晋涵《南江文钞》漫以刘宣卿、裴世期体例相诘责之非，最为窥见本原，发前人所未发。惟力诋郑氏《通志》，谓以上校杜、马两家，有如猪之于龙，则未免肆口乱道，犹沿俗士之陋见也。

郑堂于宋儒，不甚喜朱熹及王应麟，故于晦翁《诗传》，揭出开卷即误之处，谓全书梗概可见。而不知戴震《杲溪诗经补注》，于毛、郑外，兼采朱传，清初诸儒之言《诗》者，本不废朱学也。于王氏《汉书艺文志考证》，病其疏于经学，未能考核详尽。而不知前乎王氏，未有抽《艺文志》一篇从事考证者，筌路之功，夫岂可没！况王氏学术湛深，门庭极广，凡所述造，在在皆为清学先驱。郑堂所见甚小，未足以轻议前人也。其于并世诸儒之学，甚喜戴氏《原善》及《孟子字义疏证》，亦盛推焦氏《孟子正义》，此固衍其师阮元之说而为此言耳。至于品题《潜邱劄记》，而取阎、顾并论；推崇何焯《读书记》，乃拟之王氏《困学纪闻》，皆未测浅深之言，流于轻率矣。

郑堂于簿录之学，素未讲求，故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，疏漏之处，在所不免。如论及《世说新语》标题，谓：“自《隋志》以迄北宋诸家，止称《世说》，段柯古《酉阳杂俎》，始作《世说新书》，而南宋以后诸家又皆作《世说新语》，不知孰为定名？”（见是编卷六十三）此并刘知几《史通》亦未检览矣。《史通·杂说》篇曰：“近者宋临川王义庆著《世说新语》，上叙两汉、三国及晋中朝江左事。”可知唐初已早有《新语》之称。偶拈一条，即见其舛，类此者众，不能悉数也。论及谢启昆《小学考》，则病其不录见存人书，大乖著录之体。而不知簿录家不录见存人书，所以避标榜之嫌，意固有在。自班固创为斯例（详拙著《汉书艺文志释例》），而后之为簿录者因之。谢氏于同时师友之作，但附见于案语下，而不举以列入正目，义例谨严，何可非也！吾观戴望所撰郑堂《行

述》，称其著述有《子书考》，盖继《经义考》、《史籍考》诸书之后，奋欲有作。今是编所撰解题，以子部为最繁，天文术数、医经本草，以及兵、农、卜筮，无不涉及。虽未尽通其书，要皆粗举其目。以今揆之，未始非当日《子书考》之底本也。

簿录群书，唐以上但有官簿与史志二途，至宋晁公武、陈振孙之书出，而后私家簿录，别成一体。近三百年来，学者沿波，述造益广，惟多致详于书之刻印早晚、行款高卑，以及字之多寡、文之衍夺，考辨不厌其繁，于书中陈义之精粗，未尝问也。郑堂所为，独与黄丕烈辈异趣，惜其学术功浅，识力不足以济之耳。

《札记》卷二有云：“《韩非子》在汉、隋、唐、宋诸志中俱只称《韩子》。近著书家引《韩子》，必有‘非’字，以为恐与昌黎相混。夫昌黎，系文集，非子书也；后人选韩文者，谬称为子耳。此称仍还之非为是。”按“韩子”二字，乃韩非所著书之本名，盖亦编次其书者之所题，而非著者所自名也。观秦二世责问李斯及李斯以书上二世，皆称引《韩子》，司马迁于《范雎蔡泽传赞》亦称引《韩子》，则斯名所起旧矣。历代史志因之，宋以前未有异号也。其改称为“韩非子”者，始见于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，然则此称其定于宋人乎？自宋人称韩愈为韩子，乃改称韩非之书为《韩非子》。然亦有仍用旧名者，在宋如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、马端临《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，在清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及《简明目录》，著录此书，仍标《韩子》。自校勘家若卢文弨《群书拾补》、顾广圻《韩非子识误》悉用改称，由是约定俗成，相沿至今矣。

卷二又云：“《尔雅·释畜》，不应独阙彘属。前《释兽》‘豕子猪’以下三十五字，邢氏疏云：‘此辩豕之种类也。’案其文法，与《释畜》篇极相似，其为错简无疑。试以此段归入羊属之下，庶成全篇。且于篇末‘彘五尺为豨’句，亦前后相应矣。”按此说是

也。今本《释畜》篇分叙马属、牛属、羊属、狗属、鸡属既竟，复总结之曰：“马八尺为馱，牛七尺为犝，羊六尺为羴，彘五尺为羝，狗四尺为羹，鸡三尺为鶩。”统言六畜，极为分明。篇中何可独阙豕属乎？其必为后世传写者误移入《释兽》无疑也。或谓豕有野豕，故因记之于《释兽》（《左传》昭廿五年（正义）有此说）不悟马有野马，牛有摩、犛，并归《释畜》矣，何独于豕而疑之。后之理董《尔雅》者，当重新写定也。

卷二又云：“《史通·题目篇》曰：‘夫名以定体，为实之宾。苟失其途，有乖至理。案吕、陆二氏，各著一书，唯次篇章，不系时月。此乃子书杂记，而皆号曰《春秋》，考名责实，奚其爽与？’考《楚汉春秋》，《汉志》列在《春秋》家，司马贞以为记项氏与汉高初起及惠、文间事（《史记·陆贾传索隐》）。今虽已佚，当刘氏时，其书尚存（颜注《汉书》、李注《文选》及《太平御览》俱引之）。抑何得与《吕氏春秋》并目为子书杂记？岂因《新语》而误涉与？”按上世书籍以“春秋”标题者盖有二体：有论治乱存亡之理者，有记治乱存亡之事者。若《韩非子·备内篇》引《桃左春秋》曰：“人主之疾死者，不能处半。”此论理之春秋也。孔子曰：“我欲载之空言，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。”于是但记事实不杂议论之《春秋》，乃成定体。他若《晏子春秋》、《虞氏春秋》、《吕氏春秋》之类，皆摘取史实，参以议论，以明致治之要，故仍得以“春秋”名书。《吕氏春秋·序意篇》曰：“凡十二纪者，所以纪治乱存亡也。”此一语也，实综括上世春秋二体而统言之矣。至于陆贾之《楚汉春秋》，专记项氏与汉高祖初起及说惠、文间事，尤为记事之《春秋》，名实相符，未为大失。正不必但目逐年依次书事如鲁史之体式者，然后谓之《春秋》也。刘氏《史通》昧于斯旨，意谓《吕氏春秋》乃是子书，《楚汉春秋》当属杂记，皆不合标《春秋》之名耳。初非误涉《新语》而云然也。

卷二又云：“卢学士《钟山札记》四，以《易》之《序卦传》，即